

忆黄润华先生二三事

□ 柳森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2023年8月12日午后，惊悉黄润华先生辞世，我感到十分悲痛！依稀记得7月14日同古籍馆领导前去黄先生家中探望的场景，现在想来感慨万千。黄先生身为古籍保护研究专家，成果颇多，享誉内外。他在国图工作三十五年之久，其间，行政管理与学术研究双管齐下，提携后学，笔耕不辍。实际上，黄先生与少数民族语文组渊源颇深。1972年，黄先生在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实践活动两年后回到馆里，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图书馆业务工作生涯，他首先在当时的善本特藏部少数民族语文图书组（今古籍馆少数民族语文组）从事少数民族文献编目工作，因此可以说，少数民族语文组是黄先生国图业务工作生涯的起步之处。同时，黄先生的学术专长是满文古籍整理与研究，在其担任行政领导期间及退休之后，仍与少数民族语文组有颇多交集，由此可见，少数民族语文组也是黄先生学术研究生涯的落脚之处。我是2014年3月调转至少数民族语文组，在之后每年的春节团拜活动过程中，我都有幸陪同部门领导前往黄先生家中进行探望。虽然与黄先生的具体接触不是很多，但有三件事情让我印象深刻。

一、为人平易谦和——《红色文旅年华》采访印象

2021年，适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化和旅游部机关党委、离退休干部局联合策划推出“《红色文旅年华》——文化和旅游部机关、直属单位离退休党员干部代表访谈活动”，此活动旨在呈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和旅游事业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决策部署、重点发展变化，回顾奋进历程、总结发展经验。4月13日，接到部门领导通知，由我配合馆老干部处完成古籍馆退休老党员黄润华先生的采访录制工作。接到这个重要任务，我心中有些忐忑不安。一方面，此前我与黄先生接触不多，仅限于每年春节团拜时陪同领导前去家中拜访，其间我也并未与黄先生有过直接交流；另一方面，从资历来说，黄先生是我的前辈，而按年龄来讲，黄先生是我的长辈。在我眼中，黄先生是一位老领导，更是一位古籍保护老专家，因此，我恐怕因自己知识储备不够、准备不足而不能圆满完成这次采访任务。

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黄先生是一位彬彬有礼、平易近人的老专家。4月14日，我通过电话联系了黄先生，向其详细说明了此次采访活动的具体安排及我拟定的采访大纲。在电话那头，黄先生用十分平和的语气对我说：“好的，小柳，采访的具体安排和要求，我都记下了。同时，你拟的采访大纲很好，有关这几个问题，我这几天准备一下。你也围绕红色文旅年华这个主题，再考虑一下还有没有遗漏或需要补充的问题？等我准备好了，我给你打电话，咱们俩再碰面商量一下。”黄先生的这些话语，让我卸下了压力，我也按其嘱咐，在业余时间继续完善采访大纲。4月17日下午，我接到黄先生的电话，他约我次日上午到其家中见面，商量采访的具体流程和细节问题。第二天，我如约来到他家，他给我倒了一杯热茶，寒暄过后，我们就直奔主题，开始对接采访问答环节的具体内容。在其手写的采访草稿上，我看到了许多圈改勾画之迹，这不仅体现了其对此项工作的重视，而且记

录了这位耄耋老人的严谨作风。在交流过程中，我亲身感受到的并不是前辈的居高临下，而是一位长辈的循循善诱、谆谆教诲和平易近人。

4月22日上午，在老干部处的安排下，我们从馆里乘车前往文化和旅游部录制访谈视频。在录制现场，黄先生对录制工作人员亦和善有加。他微笑着对那两位年轻人说道：“别看你们年轻，但你们都是技术型人才，在技术方面，我需要向你们请教啊。所以啊，你们也别客气，在录制过程中，有什么角度问题、我声音不够等问题，你们就随时提醒我，多录几遍也没关系。咱们通力合作，争取把这个访谈节目录好。”他的一席开场白，瞬间让采访现场气氛轻松了许多，大家都笑着点头称是。之后，按照采访大纲，由我提问，黄先生逐一娓娓道来。我们的采访录制活动十分顺利，不到1小时就圆满完成。我们都感谢当时已81岁高龄的黄先生全力配合我们的录制工作，但黄先生对我们说：“我得感谢文旅部老干部局的领导，感谢国图的领导，感谢他们在这么有意义的活动中想到了我。同时，我也感谢你们这些年轻人，感谢你们这段时间的辛苦工作，谢谢你们！”黄先生的谦虚与宽容，让我们如沐春风、倍感温暖。此外，还有一个细节让我难忘，在黄先生乘车及上下楼梯过程中，我试图上前搀扶，他却十分平和并微笑着对我说道：“小柳，别客气，我现在身体还可以，上下台阶也没问题。你也要经常锻炼身体，咱们图书馆员首先要有一个好体魄，才能做好业务工作，才能照顾好家人。”他的这句话令我印象深刻、受益良多，也让我再一次感受到这位古籍保护老专家的和善可亲与平易近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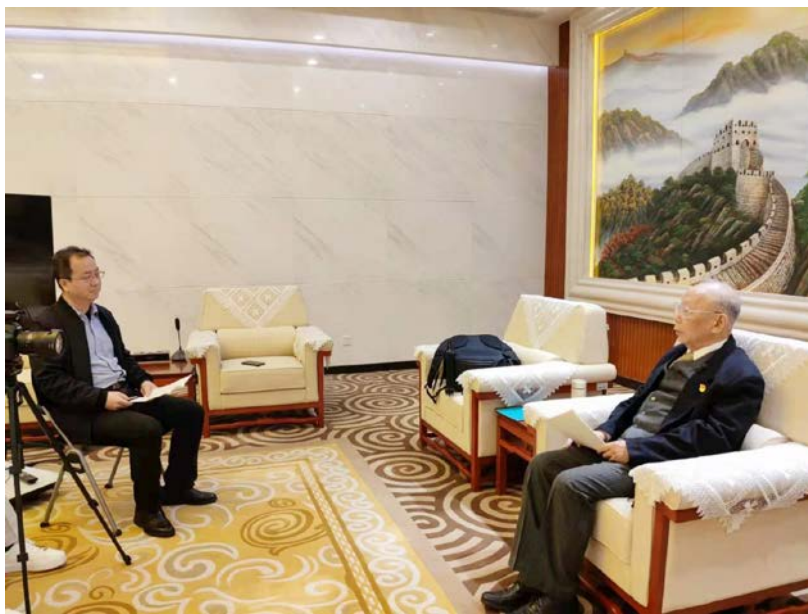


图1 2021年“红色文旅年华”访谈录制现场

二、关注古籍保护——历年春节团拜慰问印象

黄先生是国内知名的古籍保护专家，他长期致力于包括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在内的中华古籍保护与研究事业并且成果颇丰。在我印象中，在每年春节前夕，我陪同部门领导前去黄先生家进行慰问时，他都与在场的古籍馆领导及员工反复讨论古籍保护工作事宜。在每次拜访交谈过程中，他很少谈及家长里短，更不会涉及馆里的人事工作，他关注最多的话题就

是古籍保护。例如，他每次都会询问陈红彦主任有关古籍馆的古籍采访、编目尤其是古籍修复保护工作进展；他每次都会询问萨仁高娃主任有关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人才引进与梯队建设工作进展；最后，他还反复叮嘱大家要在保证身体健康的前提下，按照业务工作需要并结合个人学术专长，潜心研究、多出成果，为国图的古籍保护事业添砖加瓦。

出于学习经历与研究旨趣原因，黄先生在退休后关注更多的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保护与研究工作。对此，我印象最深的是，在2019年春节团拜时，他特别提及馆藏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拓片等问题，并对当时正在进行的“国家图书馆藏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数字化项目”赞赏有加，称其是将古籍化身千百、提高读者研究效率的一大善举，同时也是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的有效手段之一。当年7月，经黄先生介绍，享誉世界的契丹文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凤翥先生主动联系民语组，主动将其编著的《女真译语校补和女真字典》一书赠予民语组。在此基础上，在黄先生的助力下，我们一直与刘先生保持沟通。2021年9月15日，刘先生同意将其个人珍藏的契丹文碑刻拓片以数字化形式赠予国图，而这一方案也得到了古籍馆部门领导的高度认可。由此，民语组员工先后6次前往刘先生家中取送契丹文碑刻拓片，并交给推广组工作人员进行专业化扫描，从而为我馆引进了这批珍贵的中国少数民族碑刻拓片数字化资源。2022年初，因新冠疫情原因，馆里决定当年针对退休老干部的春节团拜活动取消。1月24日，我按照部门领导要求，通过致电形式对黄先生表示了亲切慰问，当我向其提及刘凤翥先生的捐赠善举时，电话那端传来了黄先生爽朗的笑声……



图2 2021年刘凤翥先生捐赠契丹文碑刻拓片数字资源

三、热衷学术研究——先生生前夙愿印象

2000年12月，黄先生正式退休，虽然离开了领导岗位，但也使其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其所钟情的学术研究之中。他阅读了许多书籍、查阅了大量文献，带着对中国少数民族古籍保护事业的深沉热爱，潜心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古籍保护、持续推动满文古籍目录整理，并在这两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12月，由黄先生与屈六生先生共同主编的《满文文献知见录》由辽宁民族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此书是黄先生生前倾尽心力、

组织编纂的满文古籍整理作品。该书在众多满文古籍目录作品的基础上，将国内外及近年来新发现、新编制的满文古籍目录综合统编，从而基本反映了有清一代满文图书的概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该书视为目前可见的世界满文古籍目录的集大成者。遗憾的是，此书是黄先生生前最后一部大型古籍目录整理作品，但他对学术事业的执著与热爱由此可见一斑。可以说，热衷学术研究尤其是满文古籍整理与研究是黄先生的毕生追求，而这种夙愿也延续至其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温暖到他人生的最后时光。



图3 《满文文献知见录》封面

2023年7月14日上午9时，我陪同陈红彦主任、萨仁高娃主任前去黄先生家中探望。其时，黄先生身体已十分虚弱，不巧的是，楼上正在装修，伴随着刺耳的噪声，黄先生用尽力气，尽量大声地向我们表达了其对国家图书馆发展规划、古籍馆业务建设、古籍保护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关心与建议。同时，黄先生依然十分关注学术研究，特别提出希望我们帮忙打听一下《民族古籍研究》（第五辑）的出版情况，因为此书中收录了他的文章《〈西游记〉满文译本的新发现》。对于黄先生的这个心愿，陈红彦主任当场同意，并表示将立即联系此期

刊的相关工作人员，尽快将样刊交予黄先生手中。非常幸运的是，黄先生的这个与学术研究息息相关的愿望，当天中午就得偿所愿。

当天10时，为了让黄先生多多休息，我们结束了拜访。在楼下，我们三人还为由东边还是西边步行回馆而犹豫了一下，因日照强烈而稍作停留后，陈红彦主任决定由西边回馆。结果，令人意外的是，当我们刚刚走出小区大门时，萨仁高娃主任说了一句：“那不就是张铁山教授吗？！”原来，《民族古籍研究》（第五辑）主编即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的张铁山教授，正好迎面向我们走来！于是，双方短暂寒暄，我们由张教授处得知《民族古籍研究》（第五辑）样刊在6月初刚刚邮寄至编辑部。在征得张教授同意后，陈主任令我立即跟随张教授前往中央民族大学将样刊取回并送至黄先生家中。之后，虽然那天气温高达38度，但我还是加快脚步，在中午11时左右即将3册《民族古籍研究》（第五辑）样刊亲自交到黄先生手中。当时，黄先生非常高兴……他的笑容，我现在还记忆犹新。

现在看来，这篇文章是黄先生的最后发表的学术研究成果，此文亦具有重要的学术揭示意义。长期以来，学界一直认为《西游记》的满文译本只存藏于皇室之内而民间未见踪影。2011年，黄先生在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寻访满文古籍，意外发现该馆藏有一部满文译本《西游记》。经黄先生鉴定，此书为乾隆间译、嘉庆五年（1800）抄本，该书是目前所见民间满文译本《西游记》的存世孤本，且字体俊秀、装订整齐、书品完好，具有重要的文物、学术、艺术价值，理应被视为善本古籍。黄先生的这一重要发现，不仅填补了此前满文古籍学界关于《西游记》满文译本的一块认知空白，而且也让世人对包括《西游记》在内的汉文四大名著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中的传播情况有了新的认知，该书不仅体现了古代中国各民族文化的互鉴融通，更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滋养之一。

黄先生的去世是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学界的重大损失，斯人已去，风范永存，黄先生的道德文章，我们将永志不忘！

悼念先生，先生千古！